

# 夏日組曲

# 夏日組曲

# 夏日組曲

# 夏日組曲

蘭劍

成群的白蟻起飛自植物園所有的洞穴及樹根，聲勢洶洶地湧入南海路，傾入紅樓、明道樓和每一個有光亮的目標。就像漫天揮撒白米，滴滴答答落在紙上與頸子裏，有些甚至於跑到褲縫裏來撒野。

小李也隨著大夥劈劈啪啪地和白蟻嘶殺起來，一邊又 著那些不顧白蟻騷擾，正襟危坐的「K蟲」。

「哼！都是些假惺惺的傢伙，鬼才看得下去！」說著狠狠拍下一隻大腿上的入侵者。

每年的梅雨季節時候，差不多晚上七點鐘，就會有一群白蟻傾穴而出的奇觀，這也是每年準備大專聯考的建中人常常經歷的。小李就最喜歡這個現象，原因他自己也不太清楚。一逢這個光景，蚱猛便會邀杜子和他一起跑到地下福利社去避避難，順便祭祭「五臟廟」，好好舒暢一下一天的積鬱。」

「嗨！小李，還有四十六天吧。下禮拜模擬考您老打算怎麼辦？化學那個王牌老頭兒就會照本宣讀，還說他教過的那些高手就是靠這一套考九十來分。他×的，不學無術。我看那，只有買一本細說化學碰碰看比較保險。」杜子又在彈他的老調了。

其實以他們三人的成績來說，杜子位居全班前十名，可是總愛扮出一副無助的模樣。

「少來！告訴你，古龍不是有句『格言』嗎？考得好，尋歡天下挾劍去；考不好，嘿嘿，落魄江湖帶酒行。」

「恐怕我連喝清茶的勇氣也沒有呢。」蚱蜢也插上一句。

他們三個臭皮匠就這樣一日接一日地劃掉月曆上的數字。這是怎樣的心態呢？杜子還在七月一日和二日上加圈點紅、大書：解放日。他說過：

耶穌背十字架是怎樣背的我不太清楚。可是我們目前就彷彿是背著一個十字架，朝共同的目標前進。有的人半背半拖地到了終點，他就考得不太好；有的人一路都抬著，他就考得高。道理很簡單嘛。至於那些拖也拖不到終點的可憐蟲，大學哪連門也沒有！所以目前我們絕不能放棄十字架，拖也得拖完。畫掉一天就少拖一天。

於是三個人就如此天天拖下去，拖得滿身泥濘，雖然處在社會的潮流中，却也是黃河一條，洗也洗不清了。

白天就蟄伏在教室裏上課、吃飯和做「國文課看數學」或「班會時間算物理」這種事。放了學便衝到明道樓找好座位，然後三個人慢慢地；有意拖延地逛到那家固定的餐館，吃那幾乎固定了的晚餐。在回程中，照例要巡視巡視有沒有穿著綠色制服的女孩。接著，

「單兵注意！距離三十公尺，十點鐘方向。杜子，看看她們的學號！」

「開玩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近視兩百多度。

」擦身而過後，三人爆出一陣尖笑，惹得女孩頻頻回頭。

人的理性總是要抑止自己的情、慾為所欲為。這樣的壓抑，就只能使慾望在一些微末的細節中表現出來。小李之所以喜歡白蟻的到來，大概是因為這些小動物帶來「無法繼續唸書」的充分理由，讓他心安理得地跑到福利社度過快樂的一小時。有時候三個人被「壓抑」到極限時，就會趁夜深人靜，教室只留著明晃晃的日光燈，拿著原子筆在教室後壁的保利龍板猛射，「愉快」的歡笑聲迴盪在教室裏。

「世界不是我的！」蚱蜢高叫著，索性一把抓起參考書扔過去。小李歇斯里底似地在每個抽屜中找尋多餘的原子筆，只有杜子踏到走廊上的人影。

「喂！趕快走吧，免得明天被人指控破壞教室。」

這時候三個人才氣喘吁吁地收起書本，迎向沙漠的夜風，杜子不由得拉起衣領，五月的夏夜竟也如此冷冽。

※ ※ ※ ※

「怎樣兒？到植物園逛逛吧？」祥萱仔吃完晚餐後，一邊戴上那副和他外號不太相稱的金絲眼鏡，一邊用那種其實是命令的語氣對杜子說話。

「唉，不行。」杜子一口回絕。

「走啦！走啦！剛吃飽不能馬上讀書的，走啦！」祥萱硬是抓著杜子的手拼命往「南海學園」拖，於是兩個人就在路上拉拉扯扯，惹得警衛室的老先生和放學的小學生都往這兒瞧了。

最後，鬥不過祥萱仔的死拖活纏，杜子只好乖乖跟著走。台北的夕陽，總像是隔是蟬翼般紗般地朦朧無力。煙霧的南海，許多小小塵埃就在菊紅的光束中浮移不定。紅樓的磚塊在如此的光影下，映照出幻象似底紫黑色調——熟悉的紅樓，竟也陌生起來了。

看著看著，杜子心中起了陣莫名的傷悲：

一樣的米養百種人；那同樣的紅樓呢？

是否培育著百種的人才？

不！何止百種，何止千種。我是那一種？

是那種最普遍，跟著潮流走的人。

杜子啊！你有什麼神氣的？不過在潮流中載浮載沉罷了。

你能像祥萱仔那樣放得開分數，任意翱翔於知識的領域？

或是同行屍走肉般對生活完全不與理會和計畫？

當然不能！

杜子的拳頭猛收了一下，脚步的肌肉突地僵硬使他差點跌倒。怎會如此衝動了？一株株的蓮花像是交頭接耳的陪審團，他正面對大法官和人生觀的基本立場奮力地辯護：我是跟著潮流走，不過我絕不會滅頂。

我是要順著這一流清淺，找到柳暗花明的新世界；

拒絕聯考的資格，只有兩種人才有，一種是聰明過人，另一種是被聯考拒網的人。

一口氣「蕩」了這麼多，算是替自己的哲學完成了大致上的體系，杜子的嘴角勾起了彎彎的微笑。

雙腳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踱到了長春藤廊。

「往那兒走啊？」祥萱仔問。

「跟你走好了。你對這裏比較熟。」杜子說。

於是祥萱仔邁開他那種類似「頑固的老頭子」的步伐，帶領著杜子一同在植物園中漫無目的地走著。走過廟門，走過藤亭，走著走著，太陽就真地走了，只留下餘光反射在雲層的下端，紅紅的不知叫做「夕暉」或是「晚霞」。

夜的黑衣披上了老樹的肩膀，舖在草地上，也拂過兩人的面龐，在柏油路上拖了好長的痕跡。

「嘿！從這兒走。」祥萱仔突然拐了個彎。原來在夜幕籠罩下的灌木叢裏中處處依偎著對對情人。

繞得差不多了，兩個疲倦的動物終於在涼亭下坐定。這時候園中吹起陣陣清風，一種青青花草的味道混合冰冰的露水充滿了鼻肺。杜子拉拉褲管，跨上一條欄杆，貪婪地吸脹了一懷。

「唉！茫茫的太陽，淒淒的風，短短的人生。」

杜子不知怎底又傷感起來了。

「你有毛病啊！這時候作起詩來了。」

「不是作詩！只是感覺怪怪的。」杜子說完就低下了頭，陷入了沉思的漩渦中：

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個接一個目標在等著你，那就真像是跨樓梯，跨了一階，日子就去了一截。真快哪！

哼！聯考，早點來吧，早考早好。時間一塊塊被這玩意兒挖走了。我却連一點殘渣也抓不到。

杜子瞄了瞄祥萱仔，發現他正嘗試去摘下池子裏的一瓣蓮花，那蓮花被風搖得左右亂晃，祥萱仔的鏡框也被月光映得閃閃爍爍，整個畫面就這樣擺來擺去，令杜子什麼也抓不到。

「談談你的志願。你還是堅持清大物理？」杜子看準空隙插了一句。

「不可以嗎？」祥萱仔反問。不等杜子回答，他捏著一株好不容易摘到的蓮花插進水裏，提起了眼鏡：「這完全是興趣問題！」蓮花又浮出了。「我不在乎出路的。你注意一下健生仔，他家境不太好對吧？所以他求學的目的在賺錢——這是他自己承認的。咳，以他這般優秀的頭腦，這樣精密的思考，栽在錢的手裏，可惜！」

寒氣升煙，夜霧輕凝，晚上八點多了。

杜子從欄杆上移下麻木的大腿乖乖坐好。他用手輕撫鼻頭——這是思考和發言的先兆。

「所有的天才去搞電機或物理都不是好事。記不記得我們一起討論問題，健生仔可以在二十分鐘內解出一道奧林匹克數學競試題？但是，碰到某些困難，只要一時想不來，他放棄，你繼續；難怪他填電機你填物理了。是誰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啊？誰也不知道今天的決定是成功的開端還是錯誤的第一步。搞不好今天為錢選電機，將來就是為了興趣而鑽研下去呢！」

興趣往往飄忽不定同時也是可以培養的。」斬釘截鐵的語氣。

「好好，服了你。」過了片刻

「喂！最近看你神情黯然，頗有心病之態，可否相告？」祥萱仔一副夫子樣。

「沒什麼啦。不過……，咳，最近有人說我虛偽，你怎麼說？」

「我怎麼說？那要看人家怎麼說啊。」祥萱仔瞪大眼睛，想聽聽到底怎麼回事。

「他們認為我考試前一直說：怎麼辦？怎麼辦？考卷發下來卻總有個前十名。其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因為我認為『大學不是台大』。只要考到某一個標準，自己喜歡的科系就可以了，所以始終沒有竭盡全力拼死拼活；準備不足，信心自然也就不足。這就是我的矛盾：不願做分數的奴隸，却又怕達不到標準。」

「就拿植物園的白蟻來說吧！」杜子一臉嚴肅。「他們飛出洞穴，為的是要翱翔天空，增加自己的見聞，然後一對對交衍繁殖，最後一隻隻死去。」杜子雙手不停地互相搓弄著，彷彿努力尋找適當的詞句以免文縷縷底顯得虛偽。「如果拿我們來比較：洞穴的出口是聯考，交衍繁殖是人生的目的。今天我爬不出洞口，就沒法在大地上尋找繁殖的對象，人生的目的即不能達成。我擔心自己是否有能力爬出這洞口。」

祥萱仔是聽慣了這位老友說話

的方式，他緩緩吐出一口氣，徐徐地說：「以你目前的能力是可以爬出來的；這點你放心。假如你還要求得信心和把握，你就K吧！反正聯考是一定要通過；拒絕聯考這個角色可不是咱倆適合的。」祥萱仔鎖著眉，右手食指僵直的伸出一——這是做結論的動作「畢竟，大學還是探尋知識真理最好的道路。」

杜子點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好了，我們也該回去了。」祥萱仔鬆地站起，拍拍屁股上的灰塵，順手拉起杜子。

南海路的夜空總是紅紅的如同水彩傾倒在黑色天鵝絨上那樣充滿「色調」。星光經過薄霧的稜鏡分析，宛如調錯焦距的幻象。祥萱仔領著杜子繞過彎彎曲曲的小徑，從森林中回到了燈火輝煌的明道樓。一進教室，就瞥見小李趴在桌上睡得不省人事，一本化學課本被口水浸濕了大部分。

「這傢伙！」杜子說著坐上了自己的位子，那首刻在紅樓上的句子不知不覺地浮現在腦海中：

巍巍鬢宇 髦士七千

薰陶入座 恐後爭先

杜子心中展露出一片大學的景象。

※ ※ ※



志願的填寫是大夥最關心的事。

尤其在這填寫志願的前夕，許多畢業了的學長都爭取午飯和班會時間來做一番科系介紹。今天上台的，是台大電機系：

一陣掌聲中，蚱蜢看著這七個電機系的「高手」跨入教室。為首的高個子兩眼微紅，眉宇中英氣逼人，却也有五分的傲氣。其他有胖有瘦，幾乎都穿著褪色的牛仔褲，肩上背著一些裝書的袋子，好像才教室出來一般，嘖嘖喳喳地躲在講台兩旁，你推我擠，看來沒有上台的意思。

「哼！都是來露露面而已。台大電機的到處跑，回母校來風光風光吧！」蚱蜢心中充滿反感。他悄悄地溜到祥萱仔和杜子中間，討論志願問題。

「祥萱仔，我媽要我只填電機，其他不要，你看怎樣？」蚱蜢問。

台上的高個子開始自我介紹了，蚱蜢只記得他叫「胡」什麼來著。

「看你做不做你媽的孝子啊

！」杜子突然插進話頭，草率地令祥萱仔皺起眉來：「別人是認真的，不要開玩笑！」

「我也是認真的啊，本來嘛，看他做不做他媽的孝子。」

蚱蜢沒想到自己的問題會令兩個好朋友爭執起來，趕緊又溜回去。

「各位，這是我第一次模擬考成績。」高個去說完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起來，每寫下一個數字，同學間就傳來陣陣竊語。

「嗨！大頭，我數學多少？」高個子摸著腦袋，一副努力思考的樣子。

「又在賣弄了！」蚱蜢想。窗外蟬叫得挺兇的。

「嗯，八十六分。」那個被叫做「大頭」的男孩回答。

這時候高個子寫好成績，轉過身來，用食、中指輕巧地撫順額頭的髮絲開始演講：「這次英文失常了——八十九分，你們要準備英文，別……。」蚱蜢想起來了，聽說上一屆有一個英文亂強的，甚致老師都不比上的高手，原來是他！嗯，他又怎樣？關

我何事？蚱蜢懶得再聽這一套，把便當往抽屜一塞，就要睡覺。

「蚱蜢！你的！」鄰座拋來一張紙條。

蚱蜢知道又是杜子在傳話了。攤開來，上面用藍色原子筆寫了一半紙面，似乎不太尋常：

原諒我剛剛的粗魯。說真的，做不做孝子是你的事，祥萱仔和我誰都管不了。天天留到半夜才回家，爲了什麼？你不是傻瓜，應當知道自己的努力是爲了什麼？更清楚地說，是爲了誰？

朋友的道義我已盡了，今後也不願再當著你的面數落你不是。用功點，四十幾天的時間換取一生的幸福，聰明的你絕不會放不過的！

小李不應睡一輩子；你也該醒了。

杜子

蚱蜢緩緩地將紙條收起來。他看了看杜子——正聚精會神的在聽高個子說話。小李呢？如往常般酣睡著。蚱蜢只好轉頭凝視致知樓後那一樹濃蔭，聽那蟬兒聲聲唱著夏日的組曲。



這是一間長形的客廳，給人陰暗、古典的壓迫感。暗紅的地毯加上橘紅的窗簾，一個木色的酒櫃正對大門，櫃旁矗立一個半裸的金色維納斯，她手中頂著花籃，低首凝神。暈暈陶底黃色燈光反射胴體，從燈罩中一路流瀉下來，鋪在暗紅的地毯上。維納斯的身旁是架黑色電話機，躺在碎花桌巾裏，延著牆壁放了條白底黑花的沙發，這時候，沙發上正斜坐著一個人，像極古畫中卸甲了的武士——一場慘烈的戰爭才剛過去，客廳裏仍瀰漫著硝煙，另一場又開始；這是一場心裏的戰爭。

杜子一個人獨自應付這場爭戰，他只有奇妙的感覺：模擬了多少次，真的終於來了。他吸了口氣，從沙發上坐正起來，拿起一枝筆和一張紙開始計算。

六十三、四十二、七十……，小學的加法似乎不靈了。唔，八加五、嗯……十三，沒錯？對，沒錯。

三百七十左右！沒有多加了一百？嗯，沒有。

對！三百七！我考了三百七！

杜子放下筆，手還僵硬的很，耳膜朦朧底聽到卜、卜的聲音——差點兒就不知道心臟剛剛還在跳動著。

電風扇喀喀地響了好久。

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。

「喂？喔、健生仔啊。怎樣，你考得怎樣？」

「完了啦！我操，你知道我數學幾分？加分恐怕還沒高標準。唉，成大了。你怎樣？」健生仔隔著話筒，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。杜子知道這回他可是認真的，可能真沒考好。隨便敷衍幾句安慰安慰他：「差不多，聽說好多人都沒考好，反面全沒寫。差不多啦，管他的。喂，還有什麼事沒有？」

「唉！你知道蠶魚吧？我們去看看他怎樣？」

「蠶魚？他不是考丙組嗎？好吧！」

「那我在校門口等你，十點，好了，再見！」

」

「再見！」

放下電話，杜子心中又浮現起三年前的情形：上高中的第一天，身旁就坐著這位個子小小的，皮膚白白的，戴著一付深度金邊眼鏡的陌生人，當眼鏡快落時；他便習慣性地把眉頭上揚，阻止下滑的趨勢。他經常翻看一本牛津字典，好像在背誦的樣子。杜子伸頭瞧了一眼，上面密密麻麻的重點單字。

「嗨！你在背字典啊？杜子驚奇的很，他沒想到有人才入學就開始實行起整套的聯考計畫。

「看看而已。」陌生人笑著回答。

從此以後，杜子就和他交往得很密切。他是一個聯考主義者，參考書背得很勤，故有「蠶魚」之名號。高二升高三時意料中地選了丙組。



蠹魚的家在民權東路，他還親自出來接客。大家談起了聯考問題，蠹魚似乎還很樂觀：「四百二十有了啦！不過這次台大醫科可能高幾分，如果作文好一點的話就能上了。」蠹魚笑咪咪的，杜子呆呆聽著，看蠹魚的面色比從前更蒼、更白了，今天又穿了件短褲，露出白淨淨的大腿，看起來真是瘦弱多了。

沒辦法，他們考丙組的就得這樣，杜子想。

有人進門了。

「哦，這是我媽」蠹魚連忙介紹。

「呀，蠹伯母，啊！不不……伯母好！」健生仔一口吃，連綽號都加上了。

「哦，你們已經來啦！坐嘛，你們一定考得很好，道興常提起你們呢。」蠹魚他媽客氣的很。

「那裏，怎麼比得上蠹魚呢！」健生仔又犯了老毛病，杜子忙與用手肘給他暗示。這次蠹魚他媽聽到了，莞爾道：「差多了，道興最笨了，唉，考不上，考不上。」

蠹魚一臉笑意，杜子也知道這是一種反面稱取的語氣，自己父母也常用得呢。吃了午飯蠹魚就帶兩人上樓參觀他引以自豪的書房，在房中看書消磨了一個下午。

雖然已經知道了大概的成績，杜子心中仍是七上八下。在往學校的途中，他總是強迫自己別去想它，竟連下車都幾乎忘了。

紅樓的穿廊下聚集數十人，爭著找自己的成績，無聲無息。杜子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宣判每人四年命運的場所——這般靜肅，連歡笑和黯傷也看不出，只是一張張冷漠的臉孔。

順著一排排成績表，杜子終於瞄到他前一位同學的成績：三百六十四，那，下一個就是的了。

杜子沒有立刻看下去，他輪動眼球，了左右的臉孔，好像這一切都與他無關似的，然後，他用很平靜的心情看下去，像看別人的成績的一樣：三百七十五分。

不知道是高興或悲哀，只能說麻木了吧！三年的辛苦，三年的黑夜，換得三個阿拉伯數字。

心上除却了大石，杜子以幸災樂禍和一窺究竟的心理看看別人的成績。

健生仔的數學差點沒上高標準，真有點陰溝裏翻船的味道，這小子八成上清大化工了。

祥萱仔呢？杜子的心中浮起真理再一次被證實的快感：祥萱仔牛刀小試，四百一十一進了他心愛的志願。



掙扎地擠出人群，却看見蠹魚匆匆地跑來——這傢伙大熱天竟穿著外套！

「杜子，有沒有看到，呃，我我……我的成績？」蠹魚上氣不接下氣，一付急死人的模樣。

「怎麼啦？老兄。」氣氛不太對。

「剛剛……，剛剛我聽別人說，說我三百八十五分，你知不知道，是真的嗎？」蠹魚白皙的額頭凝滿汗珠，猛用手帕擦拭，杜子怔了怔，連忙幫他左看右探，蠹魚自己似乎失去了行動的能力，呆呆地站立著。

成績上分明印著：三百八十五分。

「呃，真的吔。」杜子像罪人一樣，竟有點害怕地指給他看。蠹魚半天沒吭聲，只是瞪著一雙魚眼，喃喃自語：「三百八十五，怎麼可能？三百八十五……。」

杜子知道多說無益，悄然地退走了。

校門口的鐵門旁，有兩張熟悉的面孔——是小李和蚱蜢。

「嗨，蚱蜢！考得怎樣？」杜子蠻關心的，他奇怪剛才怎麼沒想到要看看他們的成績。

「完囉！我完囉！唉，我完了，怎麼考得這麼好！」蚱蜢和小李再也忍不住，哈哈大笑，蚱蜢猛拍杜子肩頭，興奮不已。原來這兩傢伙剛才在作戲

「杜子，恭喜啦！」小李說。

「唉！普通啦，至少，我已經爬出洞口了。」杜子望著自個兒的腳尖。

「你在胡鄒些什麼？告訴你，我和小李請客，怎麼樣？真謝謝你那天給我的啓示。」蚱蜢的表情漸轉為認真。「以往你勸我用功，我總是沒放心上那天討論到志願，孝子，哼，孝子，是呀，我是為自己活的，我要為自己負責，這才是孝子，想想一年又一年，每年夏天蟬聲不斷地出現又消逝，時光真是不等我的脚步，自顧自地走了。再不追趕，悔之晚矣！所以，我找了小李，把我的想法告訴他，我們倆決定暫時離開你自己讀書，要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我們自己！今天，總算看到代價了。」

杜子的眼神在遙遠的藍天，他不知道回答什麼好，他只能感到三個字：太好了！

「夠了夠了，解放日到了，我們也趕不上時間的脚步。不過，再不快點兒，『零西』就趕上囉！走，咱們到『北么』去逛逛！」小李拉著杜子和蚱蜢，乒乒乓乓地跳上公車，駛向重慶南路。

夏日裏，蟬又開始叫了。